



下
上海工作
生活。

陳佳芬 . 著
一個台灣女生的偏見

用候鳥的眼睛偏見上海

6年前，一個老師從我挑選的油彩瓶裡預言，我的命格就像阿飛，是沒有腳的小鳥，一定會離鄉背井到遠方。當時在台灣過得安逸自在的我，對遠方的概念只是每年幾次的國外旅行，一點也沒放在心上。隔年，我就飄洋過海到了香港工作，一待就是2年。現在更不知不覺在上海工作了3年。

老師預言了我的出走，但沒預言到：是全球經濟危機，變成我人生的轉機。

這幾年中，一批又一批的台灣年輕人跑到對岸工作，我的經驗並不特別，只是很自然地捲入這股移民潮。就像我的父親母親屬於創業的年代，而我無可避免在大變動的年代，與成千上萬個阿飛，共同遷徙到一日三變的魔都——上海。

對台灣人來說，上海不是一個特別需要適應的地方，我們說著相同的語言，住在被 Starbucks 和便利商店包圍的都市。自從小三通實施後，80分鐘的飛行，讓兩岸距離比台北到台南還要近。但對留在台灣的年輕人來說，上海仍然神秘，有人嚮往，有人排

斥，更有諸多候鳥負傷回歸，他們打聽，觀望，好奇，卻遲遲不敢飛行。

2008年至2011年，正是世博的前後3年，整個上海在塵土飛揚中，重新整型，準備粉墨登場。而舞會結束後，上海又急急脫下自己的高跟鞋，試圖回到再也回不去的日常。這本書寫的正是一個台灣女生，用候鳥的眼睛追蹤這段最迷亂也最刺激的上海生活。

這趟飛行旅程，由一道刮傷皮膚的冷空氣開場，再由殖民時代保留至今的，四季分明的法國梧桐樹與小洋房入戲，接著初嚐奶油小方蛋糕的柔軟甜蜜，突地，又被網路封鎖點燃憤怒之火……之後被迫旁觀他人之貧窮，又經歷上海女人的競爭……許多的第一次，都在這個陌生又熟悉的上海發生。

原本想用心路歷程來編輯文章順序，後來發現這不可能。因為上海會讓你經歷震撼、驚豔、嚮往、憤怒、罪惡、失望、糾結……到處之泰然，之後又像四季般輪迴，經歷新的震撼、新的驚豔、新的失望與新的一切七情六欲。你的心永遠不會安定下來。

上海是一面海，不是待得愈久，就能躲開浪頭。

有人說，當你開始批評一個城市，表示你開始尋找歸屬感，所謂的爱之深、責之切。你會開始考慮定居的種種困難，衡量你必須犧牲多少自我？

台灣的老師沒有預言，我最終會不會長出適合在海面上立足的小鳥腳，或者會在浪頭與浪頭間，在物質上的精緻與精神上的粗魯之間失去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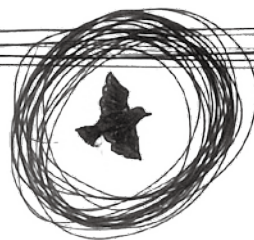
以海為名的上海其實沒有海，那永遠灰撲撲，似有風雲湧動的天空，更像一面海，或許更適合讓沒有腳的鳥漂泊其中。

這本書是由大遷徙潮中的一隻小候鳥，帶給台灣年輕人的傳書。

然而即使敲壞了幾個鍵盤，也不能準確描述海的華麗與詭譎，不能說明究竟是眼光冷，還是冬天冷？不能代替任何人去呼吸，去感受空氣的比重。

與其躲在故鄉埋怨才華無法施展，不如加入候鳥的行列！聽來的世界都只是傳言，不管是飛向哪片天空，不管停留多久，只有放膽飛才可能有傳奇。





推薦序 不在上海·卻活在上海·張念一	6		
自序 用候鳥的眼睛偏見上海	8		
搬進大冰箱	14	Making china in China	96
摩的日記	24	上海阿姨的後現代生活	106
跑單幫的日子	32	來自地獄的假廣告	114
On my way home	38	痛並快樂著	128
被單車綁架的單身女子	46	不是每個女孩都來自金星	138
到山寨買碟去	52	尋找衣櫃裡永遠缺席的那件衣服	150
微博，圍脖	58	做個文明的上海人	162
阅读，繁不繁？	68	走走走，讓我們散步去	174
裸男包圍的夏天	78	你「混」哪？	202
奶油小方帶出場	86	80%完美的異地生活	210
拆	92		



摩的日記

在上海工作第已經進入第 3 週，
但每天出門仍像經歷一場戰爭，
我的挫折不是天氣和工作，
而是詭譎多變的交通。



豪華版摩的（摩托車 x 的士）

因為對新環境不熟悉，第一天上班，我理所當然覺得最妥當的方式就是搭出租車（計程車），這樣想的我就理所當然錯了。

雖然在朋友事先警告下，我特地提早了40分鐘出門，但打車的辛苦仍超乎想像。我縮著脖子站在路邊整整20分鐘，眼睜睜看著計程車一部部呼嘯而過，甚至感受到車裡的乘客投射過來的，比寒風還尖銳的幸災樂禍的眼光。

出租車不願停下來，摩托車卻不請自來，一個大漢從路口一路急踩剎車，一路用很兇的捲舌音大聲質問我：妳去哪？妳去哪？

一開始我以為他是這一帶的地痞流氓，特地來警告我這是他的地盤，不能在這裡攔車。後來我強裝鎮定地說：「我要打車！」他才撻下一句詛咒：「今天是周一，不可能打到車。」之後騎著他的破摩托車揚長而去，留下滿腹狐疑的我，完全搞不清楚他的目的。

接著我又猜：他該不會是想搭訕吧？這麼冷的天，誰想坐在摩托車後座吹風？而且先生你的座位也未免太髒了吧？再不挑的美眉都會被嚇跑！正猜測各種可能性時，第2部摩托車又來了，我邊揮手拒絕，邊讚嘆個人詭異的桃花運，就這樣又過了10分鐘。

自作多情的我完全沒想到，原來我遇上了傳說中的「摩的」（摩托

車 x 的士）！這個龐大的摩的車隊沒有特定的組織，連繫他們的全靠一種機動的默契。他們選在交通尖峰時段集體出動，作為出租車的後援部隊。他們順路載客，順便賺點外快，那模樣讓我聯想到《抓狂一族》裡，騎腳踏車載客的小鐵的爸爸，差別只是他們頭上沒戴著 TAXI 的牌子。

我發著抖，在路邊枯等著似乎永遠不會來的車，又19部計程車無情地經過後，我終於攔到一部空車。然而上了車並不能安心，另一個災難才開始，就在我說了目的地後，師傅大發牢騷：「哪有這條路？沒這條路嘛！」我趕緊把公司寄給我的小地圖遞給他，他瞧也不瞧：「那種東西我不會看！」

他並非惱羞成怒，氣我質疑他身為司機的專業；反而在責怪我是個不負責任的旅人，連自己的目的地都不清楚。我被他搞得緊張不已，他卻繼續東張西望，悠哉地轉動方向盤。

那一刻，我真覺得自己的命運全握在他手裡，還好他一路犯嘀咕總算也找到了。

後來的日子，我一次次理解到：想知道上海男人有多嘍唆，搭趟出租車就知道。

其實上海出租車師傅不需要答案。正確來說，這裡的居民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你不能問路怎麼走？要花多久時間才能到？也不能天真的以為出租車師傅可以像快遞一樣把你準確送達某地。在上海，司機的任務是開車，認路是乘客的責任。

或許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度裡，距離跟方向的概念，和我這個長年居住於小島的小眼睛、小鼻子的島民有所不同。不同於與台灣朋友的約會習慣：忠孝東路上的亞力山大（即使幾年後就改名成加州），敦化南路上的君悅排骨，這在上海是行不通的。

在這裡，只要走出一個省份就等於出國，只要給一個方向就能走向天涯海角。大家的腦袋裡自有一個神秘的羅盤，而大多數時間，這羅盤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在這裡，所謂的方向是站在圓規的立足點，向四面八方擴展的，360°就有360個方向。而不像台灣，用南北縱貫線就能掌握全部方向；也不是香港，從西環搭上地鐵一路向東，就能抵達港島最東的柴灣，甚至不必擔心錯過任何一個小景點。

每次我向路人問路，對方大都會露出大惑不解的表情，似乎我問

的是一個外星球的地名。等問到第5個人後，總會懷疑是否自己帶有奇怪的磁場，懷疑你問到的每個人正好都是外地人。遇到有耐心的人，他會在苦思良久後，粗略地指了個方向，然後有很大的機率在你往那個方向走上一陣後，被一個挖土機或一道新砌的牆擋住。最後，你會放棄問路，乖乖帶著地圖出門。然而，你也不能全然相信地圖。

因為今天的路，明天或許就消失了。為了迎接世界博覽會，街上到處立著「文明施工」的路障，那個你昨天用來辨視方向的雜貨店，今天早上就只剩兩行怪手的輪胎印。再隔幾天，剛清出的新道路又長出一排整齊劃一的商店，建築和招牌尺寸都一樣，據說這是文明的象徵。你也要格外注意哪些被漆上「拆」字的房子，因為一旦紅筆一圈，這棟房子就會像錯字一樣被剔出城市，而你腦中的導航系統又得重新設定。

至於那些被稱呼為「道路」的地方是這樣的：中年男子蹲在馬路中央檢查被鐵釘卡到鍊子的腳踏車；載著石塊的工程車橫越過主要動線，而馱著蒸餾水的摩托車，拄著拐杖的老奶奶，堆滿鮮花的手推車，冒著熱氣的燒餅攤販車……，全在一條無法辨識邊緣的地面上同步移動，看似沒有規則，然而當你將眼睛 zoom out 再 zoom out，卻又自成方向。



詭譎多變的上海路況。



明白這點，你就會理解，要求對方講出正確的方向是多麼強人所難。畢竟這是一個每分每秒都在改變形狀的城市。

如果沒有特定的目的地，我很可以享受在上海大街小弄裡的散步，但如果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前抵達某地，上海的交通真的會使人崩潰。

今天下班，又一個摩托車大漢在我面前停下，這一次我早已處變不驚，肯定地搖頭拒絕。（注意：只能搖頭，不能揮手。）

我希望，為了建設文明社會而變得不文明的交通，只是暫時的；我希望，我終能找到抵達公司最完美的路線。

不是每個女孩都來自金星

擁有特權的女孩來自上海。

當全世界的女人忙著向男人爭取權利時，

上海女孩往往讓女性主義者感到氣餒。

因為她們根本不需爭取，

天生就擁有金星人們所沒有的權利。

即使到處流傳著「上海是男人天堂」的傳言，

我卻要反過來證明：

上海才是最適合女人居住的天堂，

並且這是一出生就決定的事實。

每個上海女孩都是父母眼中的公主



上海的家庭教育深信：「女孩要富養，男孩要窮養」。

背後的理論是：男孩必須從小磨練、吃苦、學習煮飯做菜照顧別人，凡事靠自己不能靠父母，長大後才有面對現實世界的韌性與責任感，成為真正的一家之主。

相反的，不論家裡經濟環境如何，從小就該盡其所能，把女孩當成公主般嬌寵。給她最好的物質環境，吃最好的美食，穿最好的衣服，讓她學鋼琴繪畫培養氣質，帶她出席社交場合學習應對進退，帶她遊山玩水擴展視野……。唯一不能教的就是做家事，那只會培養出一個能幹的「阿姨」，而不是大家閨秀的淑女。

在物質上富養，長大後她就能抗拒物質誘惑；在精神上見識各種場面，長大後就不會把男人的花言巧語，誤以為是貨真價實的爱。

現在每個家裡都只有一個孩子，上海女孩更成了名符其實的，集祖父母、父母三千寵愛於一身的掌上明珠。

所以當上海人嘆氣：「唉！生了個賠錢貨！」別懷疑，他生的是男孩。

我向上海女孩介紹台灣奇特的家庭結構：好幾個女孩加上一個寶貝弟弟，姊姊們一出生，第一眼見到的就是媽媽失望的眼淚，她

們人生唯一的任務是召喚弟弟來到世上。而那些必須跟著姊姊們一輩子的招弟、希弟、來弟等貶抑的名字，更是讓上海女孩們感到匪夷所思。

而大陸勞動法對待女孩的體貼，也讓我為台灣政府感到難為情。

在上海，只要女職員懷孕，立刻享有3個月育嬰假，公司不能以任何理由將之裁員，有特殊狀況如胎位不正者，還能選擇在家上班，如果你超過24歲，就是法律定義的高齡產婦，立刻再多加1個月的「晚育假」（害我忍不住盤算，如果明天立刻懷孕，搞不好算一算可以休個1年）。懷孕婦女在家有阿姨幫忙做家事，孩子出生後，還會多雇一個保姆全職照料嬰兒。女生的責任就是好好調養身體，並遵循優良傳統，繼續富養新生的女兒。在過程中，男女雙方父母皆有共識，不太有「婆媳問題」。如此優渥待遇，讓我忍不住替廣大台灣女性叫屈。

我記起某外商公司的 CEO，叱吒商場的她忙碌得有如三頭六臂，不過是為了另一份更艱難的工作：每天必須趕在下午6點前回家當某人的媳婦、老婆、媽媽，一分鐘都不能遲到。

因為婆婆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一個稱職的媳婦，一定要每天回家做晚飯，她不管媳婦的事業是否比自己的兒子忙上100倍，不

管媳婦也是別人家懷胎9月生下的女兒，甚至不管自己也是一路走來受盡委屈的女人，因為女人一生最大的責任就是捍衛男人的權利（年輕時是男友、丈夫，年長時是兒子）。

CEO 每天總要忙到午夜：把最後一個碗洗好晾乾，幫婆婆按摩完肩頸，用娃娃音讀完小孩的睡前故事，再溫柔地傾聽老公吐吐工作上的苦水，等到她把全家老小都服侍妥當後，才打開電腦，上網收發 email 繼續工作。她認命地了解，就算她有能請到10個阿姨打掃，但親自跪在地上把每個地磚縫擦乾淨，才能表現一個合格媳婦的謙遜與誠意。短暫的睡眠後，隔天她又要回復抖擻精神，讓同事誤以為她昨晚離開辦公室後，就跟朋友一起享用高級日本料理，之後進行2個小時的全身按摩 SPA……。

我真心建議台灣政府加倍關照女性職員，因為三頭六臂的她們正是精神分裂的高危險群。

除了長輩與國家的富養，上海女孩們更懂得富養自己。

剛到上海工作時，有個現象常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當我還堅持使用那支時常當機，並且偶而會自動播出電話的 HTC 鑽石機時，身旁的女同事早已汰換好幾代 iphone；當我拿起又放下新樂路上貴得喪失天良的衣服時，店員告訴我：「這件衣服是最後一件

了，之前5個顏色第二天就全賣完了！」；當我擔心她們如何靠著微薄的薪水，負擔起上海日漸上漲的物價時，就在中午聚餐時得到解答：

「老公買了新房新車給我」「昨天男友送了我這個包」「下個月爸媽陪我去日本玩」……

在富養下成長的上海女生，多半有一份穩定而輕鬆的工作，住在父母家，讓父母照顧，或住進老公買的房子，每天由老公接送上下班，每天的煩惱是，怎麼把身體塞進再小一號的衣服裡；人生最大的挫折或許是買不到限量版的香奈兒包。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一直替別人窮擔心的自己，才是用生命去賺錢的窮外勞。

她們被教導愛自己不能吝嗇，所以很自然把自己的身體當成人生最大投資。典型的上海女人白天就貼上假睫毛，手挽名牌包，緊身洋裝裹著玲瓏有致的身體，從名牌包拿出的 iphone 貼滿了水鑽，搭配與水晶指甲同一款式。細得危險的高跟鞋踩在紅磚道上，讓「喀啦喀啦」的聲響預告公主的駕臨。走到路邊，華麗的水晶指甲一揮，長腿一伸就滑進搶來的出租車裡。對已經站在原地等了半個鐘頭的你視若無睹，要相信她們是無心的，因為在公

主眼中，看不到別人，只看得到自己的倒影。

所有人都是為了服務公主而存在，公主們有一種天生的架勢，知道如何正確指使別人。在餐廳只能用嘴巴叫喚，不能看服務員一眼；點菜時一定要從前菜、主菜、甜點，點滿一整桌，才合乎禮儀。我常偷看她們結帳後的桌面，好幾盤食物連筷子都沒動過，套句這兒的流行文體：「姑娘這吃的不是菜，是排場。」當然還有對男人的態度：「我值得！」

看看她們海派的場面，再看看我們吃得連汁都不剩的盤子，不禁感嘆：天啊，我們好像下人啊。



上海男人對女人的寵愛是非常理所當然的。許多台灣女生不能接受男友幫自己拎包，覺得有失男子氣概。然而，我猜上海男人是因為女友的包都是他買的，所以多少背一下，比較不心痛

搬到上海後對自己人生最大的覺悟是：

原來我們一直被當成男人養！

所以我們也開始學習富養自己，拋掉阿信性格，從「阿姨、按摩、做指甲」一步步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而當公主也要有天份，尤其對從小在重男輕女的觀念下長大的台灣女生來說，即使我們常抱怨自己是弱勢的一方，一旦改變的機會來臨時，仍得面對百轉千迴的心路歷程。

回想第一次在異地飄雪的日子，因為點了一碗10元的桂林炒米粉外賣，就有服務員雪中送麵，當時感動得眼淚都流下來了。更何況要奢侈地雇用一個阿姨，看著一個長輩每周趕到家裡來幫你倒垃圾、洗碗、擦地……，我相信大家都歷經一番掙扎。

在辦了按摩的VIP卡之前，你一定也經歷過身體放鬆了，心理還是緊繃的狀態，因為我們還沒學會協調自己的肌肉來迎合按摩師傅的指法，心理總是有一種欺負對方的罪惡感。

有段時間，我們幾個台灣女生定期舉辦美甲party，當我們邊看衛星電視傳來的《康熙來了》，邊喝台灣蕭茶，邊吃麻辣燙時，都刻意忽略二個美甲師傅，她們也小心不介入我們歡樂的情

境，低著頭仔細清理腳皮、上蠟、上色、上保護油。美甲明明是 party 的主題，卻要淡化彼此的存在感。這時就算想糾正法式指甲的邊線畫得太粗，顏色塗得不夠均勻，心裡總多少有點尷尬，害怕傷對方的心。

當台灣女生逃到上海，慢慢從男人進化成女人，過著跟公主借來的生活，心虛難免。即使享受公主般的生活，也很難跨越心中那道「公主身，下女命」的心理障礙。儘管我們「富養」自己，卻只敢掏自己口袋的錢。



註：「作」表示耍脾氣，鬧彆扭，是上海女生最為拿手的關係學。

「只有誰來服侍我，哪有我服侍別人的事？」台灣女生就是少了這種氣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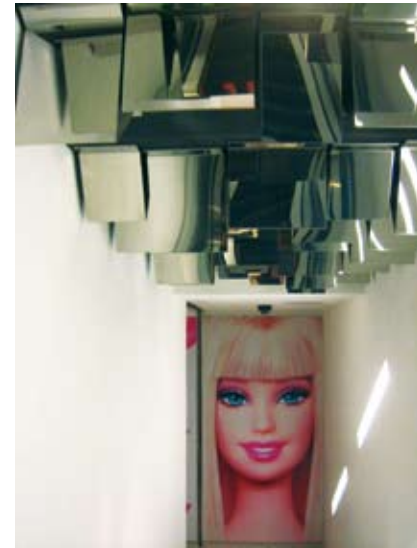
一定要揮別小家子氣的心態，別人才會用公主的方式來對你。

不管是金星女孩，或上海公主，她們最重視的都是愛情。公主們投資自己的身體，但不投資男人，偶而用「作」註來調教男人，但調教不出真正的愛情。公主們無法真正去愛別人，當愛情離去，她們傷透了心，永遠無法理解：他對我付出這麼多，怎麼可能不愛我？

你可以在3秒鐘內，從衣著判斷這是道地的上海女孩，或是從外地來正努力融入公主行列的外地女孩。正如真正的上海女孩，可以在3分鐘內判斷你是不是她要找的Mr. Right一樣

台灣女生把一切給了對方，還騙自己這是一種投資。直到對方再也承受不了傾斜的愛，偷偷劈腿，讓愛走上岔路。小時候不被另眼相愛的女孩，一輩子也不懂愛自己。我們傷透了心，永遠無法平衡：我對他付出這麼多，他怎麼可以不愛我？

有個修成正果的朋友告訴我：只有看清愛不是付出與掠奪，不是輸和贏，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僅以此獻給身在金星與上海，仍在追求愛情真理的女孩們。



芭比來勢洶洶到上海打天下，卻撐不到2年就黯然退出。為何芭比無法在上海生存？很多專文討論背後的商業問題，對我來說，這解答卻如此簡單：女孩只願擁抱她們一輩子追求不到的夢，在一個全城都是公主的上海，誰還需要芭比的慰藉呢？